



白石樵真稿卷之九

傳

陸文定公傳

公諱樹聲，字與吉，華亭人。學者尊之為平泉先生。家世習農，公稍長，獨嗜書。族人毀其書，驅就田，跣而耕，蘆刺入足，趺中歸，則挾書避人讀之。忽從杵臼間習為文，拾殘紙錄文以呈族兄，驚以為奇，勉就學。公父未之許也。公灑涕跽請，乃遣就里師授經。同舍生望見山衣田冠，媻笑之，久乃帽服。出試，補諸生高等。嘉靖庚子，舉春秋。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陸文定公

應天第五。辛丑會試第一，以庶吉士授編修。久之，晉司業。右諭德、太常卿、署祭酒，再進吏部右侍郎。公筮仕至老，頻告歸，頻召起家。壬申，今上嗣統，首召公禮部尚書。凡一歲，五疏懇辭，得俞允。賜乘傳抵家，歸後，臺省交推，無虛歲。上優異，賜輿廩，加太子少保，遣官詣里第。存問者三。冢孫景元，伏闕陳謝，特賜入監讀。書乙巳，九十七，無疾薨。手書遺命，無請卹，兩臺以計聞。詔所司治葬，賜祭三壇，贈太子太保，賜謚文定。公前後立朝，徐文貞以鄉衮秉軸，推挽天下知名士，獨



不得引公自近。其他分宜江陵。雖視士大夫。如韝鷹棧。驥繩索寄手中。公麟鳳不可馴擾。所在冥引。挺正不少。下然以名德高無所中。公退亦未嘗不心服也。公居長安時。閉門養重。日與海內正人砥礪名檢。一切車騎詩酒徵逐之會。悉謝絕之。掌國子屏去苛碎。以弘雅博大爲宗。著汲古叢語。及訓條十二篇。以式士。在禮部守法嚴勁。請托格不行。大司馬議增俺荅歲幣。公力主罷之。瀕行。上十事報謝。公宦業鄉行始終以敦大體重清議。堅晚節爲第一義。其教子無趨捷徑。無暱權門。不通輦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一

陸文定公

下書。不問戶外事。知足寡欲。卽臧獲皆廩廩。公尺度。公貧時。邑令朱公闕以鍔金堅謝之。生徒從公游不竟業者。却其贄不受。旣貴。尤慎取與。不喜問生產。又不喜故爲敝衣。猶食以市名。且性好捐捨。迄白首不倦。所餘山田數頃。居廬僅庇子孫而已。公豐頷竦肩。長七尺有咫。目靜深。含光內藏。當日中。抗對不瞬眩。每入闕。昂立朝行中。姿表特異。穆廟登極。久趨公不赴。趙文肅公寄聲云。我輩豈敢以机務煩公。弟欲主上一見。丰采知先朝培養得如此偉人耳。嘗奉旨宴朝鮮陪

臣使者望見公拱手改容曰。此陸公也耶。垂老家居。臺臣郡邑長首謁公。度且艱於酌對。及見公衣冠甚偉。龐眉皓白。精神注射人。更端伸引。惟吏治士風閭師鄉三老之事。語不及私。當存問。端笏跨馬。郊迎朝使。拜趨翼如。事竣。跬步無失禮。皆詫歎以爲天人不可及。公少年善病。後益神旺。踰大耋。髮白加黃。兩輔如渥丹。能作蠅頭字。月下視夾註書。髯鬢間復生黑毫數莖。鼻息閉。不出入者可兩時許。且晚卧起。飲噉步履。皆有常。終身不見袒裋。竟日危坐。亦絕無疾遽跛倚之色。御子弟和而莊。客至。更衣肅入。初見。未聽客拜。凝視良久。乃揖揖坐。復凝視如初。稍就溫洽。始相與纒纒道故。或旁論他事。隱若中客膏肓。無不意消而去。文章原本理學。尤邃於易。談笑題詠。必關於世教。或時以二氏微瀾助之。其稱說古人成敗得失。及本朝掌故。卽二三百年官爵。暨居歲月姓氏。滾滾不爽毫髮。使人聽者慨然踴躍。若撫其會。余每恨國史郡志。不及成公手。假公三朝見聞。裁以獨斷。其是非豈謬古人也。公雅志恬澹。精力克壯。堅意求退。甚於人之嗜進。弟中丞公解節歸。尚未老。追隨

杖履人擬之二疏。公艱嗣五十八始舉丈夫子彥章。及見成進士。官行人。乞終養歸。又及見曾玄孫者兩代。携子孫出游。卽老雨甚風。俄頃開霽。每聞公至。聚觀者如堵。墻凡田童野老。以及緇黃者流。莫不愛慕而樂就之。公下車。閱耕問俗。咨便宜疾苦。間遇水旱。必移書議捐賑。民藉稍甦。生辰之日。攜香楮爲公禱於塔廟者甚衆。繪畫公像。徧遠近名山。薄俗好訾議。或少年趨捷喜凌侮。責備先達。至語公皆歛衽嘆息。無間言。歿之日。悲惋交屬。會葬者萬餘人。里中幾于罷市。上牒當路。建特祠。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四

陸文定公

於龍潭置祭田。郡縣春秋報享不絕。公生正德。歷肅穆二廟。及今。上以身繫國家重。輕者幾百年。身名俱全。父子兄弟皆以遠聲利。樂恬退爲家法。大行君當強任。爲文誓墓以見志。孫五人。恂恂恭謹。有雋聲。陳子曰。余聞之温公云。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最愛者父子。其次祿位。人或老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舍。非勇者誰能割之。肅皇帝端居西齋宮。大僚競撰玄文以希上旨。公遜謝不預。是不畏天子也。分宜壽賀者皆衣緋。公獨否。庚戌廷試。分宜眞私人上第。公掌

卷故混之分宜粹無所得。聲色厲不爲動。入都江陵。首謁公。公接對殊簡。還報謁。引席正南。不少假尺寸。江陵餞公。公倨牀見之。抗手而別。其後怙勢奪情。不弔江陵者。亦終公一人而已。是不畏執政也。公宗伯求去。江陵以微言妮之。公曰。一史官二十年始出山。豈爲收門生。覬宰輔耶。公弟中丞公則又挽公曰。兄卽倦游。宜爲孺子恩澤地。公目大行曰。吾得首丘。卽此兒行歌負薪。亦任之矣。是又非父子祿位所能動也。公真可謂大勇矣。余生晚。公以小友遇之。每相見。命几置座隅。援筆講易。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五

陸文定公

圖寫爻象。錯綜反覆。皆古人所未道。常手書示余。願締歲寒之交。遺牘至今爛然笥中也。及是大行君又奉公命。屬之傳。余惟公立朝大節。炳若三光。其生平勤小物。護細行。世未必盡知之。余故識其小者。以備公四時之氣而已。然無如吾友周子紹節之善狀公也。周子嘗謂公高風漸遠。似陶元亮。而無鉗粟之窮。耆老宿德。似高伯恭。而無夷主之危。祿位名壽。似郭汾陽。而無朝恩之譖。遊戲禪宗。似白香山。而無伯道之悲。潛神義畫。似邵堯夫。而無冬夏之苦。忠信篤敬。似文潞公。而無子方之



孝子高公傳

余里有兩孝子。垂四十年而始知之。其人爲誰。則孝卿高公子宏祚是也。先生沒。其子號慟幾殞。不入內。不肉食。凡三載如初喪時。是皆人情所難。而居恒又皆廩廩篤行君子也。余幸從君游。益習公。又得其銘狀于王侍御。及雪峯太史。詢之鄉父老。皆合。乃作孝卿高公傳。公諱承順。始字於理。自少開敏。大父審庵公奇愛之。爲摩頂志曰。是兒吾家玉樹也。亢吾閭者其在斯乎。無何。審菴及張孺人捐館。先生未笄。哀泣動道路。少長與伯氏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七

孝子高公

同受經。伯氏以病廢。公父南坡翁矍然止。公曰。休矣。孺子雞骨不堪與蠹魚爭飽。漢科有孝弟力田者。吾家法也。公唯唯謝去。課督臧獲。墾蕪土。成上腴。所入悉以致修泲。澹於兩尊人。又有斥餘畝。列名花。修竹。實之。南坡翁山冠田衣。時行游圃中。每聞杙杼桔槔聲。出籬落。聞坦腹而咲。何如兩書生。伊吾下帷作寒蛩語哉。南坡翁於是始大樂。凡取辦於公。皆咄嗟立應。而翁亦居恒謂客曰。吾曩歲產中落。賴兒間關拮据。以有今日。而使。我忘貧。卽歲稔。調甘而進之。使我忘無歲。嘗視余長安。所

紀綱漕事。省十之三。而使。我忘。役客。涕困。疾兒。爲露。禱  
于神。恍若。大士。授以。刀圭。霍然。起歸。舟幾。覆又。叩舷。籲  
天。得免。而使。我忘。多難。嗟乎。兒如此。可老。矣客。於是。起  
壽翁。翁復。泫然。泣曰。吾。老人。安能。至有。今日。不聞。曩余。  
壬子。事乎。至今。魂夢。皆戰。也壬子。歲者。時島。倭颺。海上。  
先生。踉蹌。奉南。坡翁。走入。城粹。與倭。遇南。坡翁。幾。剽。項  
矣。先生。延頸。請代。群倭。相顧。更爲。勸解。南坡。翁股。栗不  
能前。先生。負而。渡河。至滅。頂倭。更引。手援。之竟。釋以。去  
旣歸。父子。且驚。且泣。高氏。聚族。而觀。之更。其字。曰孝。卿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八

孝子高公

云。公執喪。皆柴。毀不欲。生所。析箸。遜其。肥者。而一切。治  
丘塚。祭葬。慨然。獨身。任之。歲時。饋奠。雖斑。白猶。泣伏。几  
下。起而。覆視。地無。乾土。矣南。坡翁。有侍。兒矢。節自。守公  
禮而。養之。伯兄。貧四。時餽。給不。絕從。子失。父懼。公力。爲  
排解。繼之。以泣。父子。感動。懼如初。唐。氏姊。孀居。無所。倚  
侍。公終。身以。老塾。師病。且殆。醫禱。舍楹。悉出。公手。又收  
恤其。孤舅。氏尹。疫旅。中左。右莫。敢近。公日。候床。第聞。手  
爲調。藥竟。藉以。無恙。公事。諸父。甚莊。卽小。燕集。手爲。齎  
酒袒。割不。敢以。齒齊。也。有緩。急告。公不。敢以。難謝。也。嘗

南汀公沒。其子尚在襁褓。不任漕。公請以身代。南石公能任漕矣。迫戶內不能發。公董其事而歸。歸之日。橐無私裝。人莫不義之。公笑曰。吾嘗脫徐生。曹生於獄。又脫衛生於漕。茲三人交臂友耳。吾不難捐貲以急他姓。而難同室之人乎哉。且不省。余便漕錄何爲者。公性質淳。無鮮怒之好。家居簋不貳。裘不重也。至於慷慨赴人之困。雖傾廩無所憚。遇人恂恂馴謹。一旦勞畫大事。卽武徒不如。視世俛仰以帖熟取好者。蔑如也。余生晚。不及侍公言笑。其子引繩蹈矩。歷歷可師法。嘗聞公喜鼓琴。彈碁。比其子出就外傳。輒屏不御。曰。此王謝家物。非而子孫事也。嗚呼。此足以觀公教矣。野史氏曰。士風之日薄也。其高者溺聲文詞。其次徵逐于俠游裘馬之集。以爲快。孰有不言而躬行。如高氏兩孝子者乎。公與余同里。閉垂四十年。知公乃自今日始。殆類于老氏所謂雞犬相聞不相往來者。然余實心覈公父子有隱德。每引以教子弟。且恨未遇有力者聞之於朝。如南宋旌潘綜。父子故事。表其家爲純孝里。則余世世無所事卜隣矣。

澄川李公傳

公諱益亨。號澄川。其先洛陽人。宋南轅徙武林。再徙上海王渡。至五世。晟家華亭。晟生杵。杵生義烏。訓導寔。寔生五子。長日宣。曰春樓公。仲日章。曰海樓公。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副使。春樓公與徐文貞。才名頽頽。游成均。年六十有一。而舉公。恣愛之。異于常兒。公捧手歛容。絕無少年之過。既就塾。博綜六籍。百家言。歲治制舉文。以百數。會父沒。伯兄冉冉垂暮。公私交謫。輟鉛槧。應之。公咲曰。火傳薪燈。傳火李氏書種。獨不有兒在乎。家無藏書。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十

澄川李公

手抄課之。讀不丙夜不休。文不中尺度不休。甚則奇寒酷暑。老雨甚風。以至出入荆溪白門之間。無跬步喘息。必俱。卽慈姆。察師不是過也。伯子素我公。嫻經術。甲辰成進士。令諸城。已擢北臺。已拜大理丞。封公如其官。而公逡巡善下。與田庚野老游。粥粥如也。與薦紳先生飲於社。與郡邑長吏飲於賓筵。隸隸如也。性恭儉。不喜噉名市德。然能量力。緩急人。賈人買米。遺數金而去。召還之。佃戶租稍溢額。給與之。有寃而麗法者。公代爲贖。緩某編城旦。公助之資斧。始得歸。其他掩河津之骸。瘞僧

寮道廬久暴之樵。修東嶽祠。甃橫涇石梁。凡所捐施。秋  
毫皆從節縮中來也。居恒庭訓近情而不苛。大較以去  
秦去甚。知足知止爲第一義。素我公初令。公詔之曰。行  
濟人利物事。加省身克己功。此我座右銘。亦而今日理  
縣譜。御史按閩三年。不獲代。公曰。人臣義不顧家。若數  
數以家報遣聞。安知一紙書。不飢三尺法乎。尋聞兩浙  
之命。素我公以地近疏辭。公大喜。比通政請告。公迎門  
咲曰。兒歸乎。此正合我意。是時朝局已更張。漸露茅甲  
矣。一時冢宰御史大夫臺察之長。皆海內名宿偉人。搏  
擊異類。不遺餘力。公竊竊爲世道憂之。已大瑞從中起。  
盡收太阿之柄。彪虎飛而食人矣。建祠媚灶。腥聞于天。  
至使父不願以此名其子。子不願以此名其父。獨素我  
公超然脫繒弋而去之。不以旦晚節鉞之榮。換晨昏舞  
綵之樂。拭目捋鬚。肩父子故吾無恙也。人以此嘖嘖。  
歎服公之先見。云公長身玉立。神明炯然。兩頰丹如童。  
敏步健。噉衣冠整潔。無倨侮草野之色。慶弔不失禮。出  
納取予不過度。削臧否。置恩怨。輯言溫語。惟恐傷人。望  
而知爲吉德之君子也。庚申。公與配金宜人齊眉耦齒。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十一

澄川李公

羔鴈牛酒貴相望。公痛念。二帝賓天謝不納。卽家庭亦不復舉。識者謂其謹而有禮。壽七十有六。考終于家。

陳子曰。往公嘗與余夜談。于將歲寒齋。曰。僕與適庵蔣公少莫逆。指腹爲姻。蔣公以女妻吾兒。今爲御史婦。青衣紡木綿如故也。吾歲入田租。均分兒曹。卽御史兒亦如之。稔知其夫婦清苦。雖官僅空囊耳。吾不欲以此累寒書生與廉吏也。素我公晚年得子。郡中歡聲如雷。某相國欲以女字之。謝曰。先君有言。婚娶勿求高門。况公也。甫拜相乎。此事細然。公家父子之德素可紀也。亦可風也。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十二

澄川李公

范牧之外傳

余宅隣牧之。少聞牧之以情死，不敢問父老比。十年奉化人之教，略已定情，乃始許牧之子必宣作牧之傳。范生牧之名允謙，伯父太僕，父光祿，爲文正忠宣公後，牧之以庚午舉鄉進士，生而頤廣額頤頰而下小削，目瞳清熒，骨爽氣俊，不甘處俗，華亭世家子，出必鮮怒，錦衣狐裘，舞於車上，童子駢肩而隨，簪玉膏沐如婦女之麗，牧之見之，往往內媿肉動，毛孔蠕張，輒障面去。牧之居恒單衫白裕，着平頭弁，與諸少年頡頏而游，游遇豪貴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七

范牧之

人牧之欠抑唯諾，陽矜不敢言，衆以爲是生也，寒酸不上人眼，意輕之。牧之乃快，或坐客小覺，則拂衣疾趨出，急遣追呼者問牧之。牧之飄風逝矣。性嗜書，無所不讀，能跳梁于翰墨間，有才子之志，客非韻，斥門者不納，納必以名香清酒爲供，或宴語夜央，喜不嗜寐，童子更燭，割炙復張具，如客初至時，屋下雞鳴，猶聞鼓琴落子聲，及醉而嘯者，至是四方之客日益集，牧之恢張心胸，厚往薄來，故雜賓亦稍稍得進而未幾，杜生之事起，杜生者，妓女也，以風態擅名，慷慨言咲，自題女俠，與牧之一

遇于閭門。目成久之。退而執手。嘆曰。吾兩人得死所矣。君勝情拔俗。余亦俠氣籠霄。他日枕骨而葬太湖之濱。誓令墓中紫炁射爲長虹。羞作酒洩女兒。下指鴛鴦。上陳雙鵝。言罷大泣。衆驚其不祥。嗣後淹繫旬月。無復顧禮。毀頓精神。廢輟家政。客乃有爲文告神以絕牧之者。牧之答曰。僕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諸君子俱當世賢者。僕雖不才。忝惠莊之遇。舊矣。諸君子一旦攝齊束帶。矢之神前。擊鐘伐鼓。以絕鄙人。一時觀者莫不駭遽。狂走。謂僕當得夷族之禍。以至於此。甚而造作端末。飛流。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十四

范牧之

短章筆之踰糜。付之尸祝。無煩檢考。遽定爰書。不須左驗。遂成文案。是忠告之義。同于撻缺。裙據之過。近於文致。使僕不能含生於覆載。強息於人世。辱云甚矣。僕亦何人。其能甘之。唯有蹈東海而死耳。牧之旣深情膠粘不解。而復爲諸客所激。若圓石遇坂。轉觸轉下。勢不得不與俱盡。會太守窘杜生出。辱之庭。牧之忍愧。以身左右翼。多悲辭。太守徘徊不令下鞭。然終不許牧之以一妓女。燼黜賣杜爲賈嬪。牧之佯諾。陰使人贖爲山西賈。得之以藏於別第。俄載而與俱長安。居長安邸。不三月。

牧之病肺。牧之既歿。杜生勑家人。裝治其喪。歸而以  
身從。杜入舟。忽微嘆。問雜吟笑。如無意。償范者。至江  
心。命浴。浴罷更衣。左手提牧之宣和硯。右手提碁枰。一  
躍入水。左右驚視。不能救。初見髮二三尺許。沉浮旋瀾  
中。已復颺起。紫衣裾半摺。復轉曉間。而生杳然沒矣。余  
聞牧之事。光祿公秦淑人。及遇弟允臨。斤斤孝友名。教  
人也。因緣爲祟。卒耗俊姬。何哉。漢高項羽。英雄絕世。劍  
鋒淬人。眼不能眨。乃心銷神枯。終不能斷虞戚之愛。夫  
二公賴有此舉。小足破俗不然。項乃倔強老卒。龍準公  
一村亭翁。故態耳。語云。天下有心人。盡解稠恩死。世無  
真英雄。則不特不及情。亦不敢情也。牧之者。得無老氏  
所謂勇於敢。則殺者歟。定盟旦誓。永焉勿讓。沉恨幽疑。  
泮然渙釋。兩人可謂誠得歿所矣。使杜遲回。獨生或不  
欲生。而無幸。以不汗病死。寥寥千古。含怨何期。今而後  
知杜生之有以謝牧之也。或曰。君家蠡首倡風流。而唐  
杜牧之奇宕挑達。半卧粉黛中。以老君於牧之。則諱姓  
於蠡。則諱名。垂二千年。而合爲范牧之也。嗚呼。然歟否  
歟。

贊曰余與牧之子必宣遊。生駒俊鶻。抑何其似牧之也。必宣入國而遇平康里。則疾回其車。市有倚門而挑者。耻若面黥。惟恐唾沫形影之及。必宣少孤。心不能記牧之短長肥瘠。而能不失尺度如是。父豈必身爲教哉。夫曾子子父之相反。而趙括之讀父書也。爲人後者其奚擇也。

張聖清傳

張聖清諱積源。上海龍華人。按察使七澤公之仲子也。君生秀慧。弱不勝衣。十齡誦詩騷。十二嫻經術。神阿熊令君淇園楊侍御。試而器之。補諸生高等。舉體無凡。寄情不近。望見者如鷺。拳秋水鶴。唳寥天。莫得喻其意也。七澤公以秋官出守姑茂。尋憲粵西。壬子入賀。挈君北行。俾游國學。以便往來省覲。母徐淑人患中滿。君稱藥量水。揣色聽聲。惟恐跬步離左右。禱醫得虎頭人語。躬延顧叟。三劑而瘳。禮諸伯叔如父。撫季弟孤侄。暱如良友。巧如導師。見緇素負隱匿。不急爲噍讓。涕泣引諫。密祈改絃。七澤公廉於官。君鮮餘緡。客有以緩急告者。以法書名畫售者。強半質貸。應之。否則憫。常累日。性度淹雅。能與物無忤。而德矩湛然。絕不見縱情誕節。亦不聞以雌黃豎白鳴。至於謁長吏。游大人。華裾細馬。追飛逐走。於少年之場。君非特堅塞耳輪。且不欲安之眉睫上矣。嘗借余手批南北史。爲丹鉛塗乙。不輕放一字。其他摘錄異書。不勝紀。構竹安齋。又構兩隱軒。因詠雨中三友。詠間中好。其詩清真娟秀。倣陶白。詞亦不減柳七娘。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十七

張聖清

規造一舟。名自在。在天。凡釣竿詩卷。薰籠隱囊。以至盥洗。管絃之屬。畢具。客至。命酌清酒一觴。枯碁一局。醉則命侍兒。迦陵弄新聲。君按牙以紫簫和之。渺渺度烟際。而去。七澤公有小舟。曰載石。父子常相尾出游。而君獨時入東。余訪余。揚檢典墳。討論桂木。申旦徹夜。彼我忘疲。辛酉。適越。次皂林。遇舟子爭道。篙穿君頰。旁隨二齒。君嘆曰。此宿業。勿創之。投謁雲棲塔。受殺戒。過十八澗。買瘦藤。磊砢多奇。數之。正得十八節。遂名杖爲十八澗。挾此復游。草蕩中央。夾山漾而歸。時七澤公移家龍華。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十八

張聖清

故里。君築室三楹。嚴事梅檀古先生像。一似浮圖法。俄匝歲。困肺疾。嗽嗑嗑喘不續。阡迦陵宛轉抱掖者百端。請代請殉。君不起。歿於樂無知齋中。有遺令曰。肯休錄。錄云。擇婿勿太急。立後勿太早。經營兩親壽藏勿太遲。家產半贍宗人。半作善事。生平玩好。分贈親知。而笠杖杯筋。則以遺眉道人爲訣。眉道人捧次。哭失聲。兒曹驚怪。數年來。不彈此泪久矣。嗚呼痛哉。君事七澤公。有至行。又有苦心。橐耻而不使見窘容。神憊而不使見病態。情深而不使見悼亡詩。一痛也。跋跋名場。三戰三北。雖

瓦注功名。而微抱牛衣貂裘之感。二痛也。詩文吾見其  
進。未見其止。不噉名。不市交。推重于吾曹。而遺賞于邈  
都大邑。三痛也。中郎有女。伯道無兒。四痛也。聞廣寧破。  
岸幘絞衣。彎弧學射於山下。氣吞并州健俠兒。而不意  
命脆蛛絲。蛻同蝸甲。五痛也。君嘗戲謂我洞曉聲律。類  
戴顓。若遇宋文。當給聲伎一部。好鼓柷垂綸。類張志和。  
若遇唐玄宗。當賜樵青釣童。今釣童無恙。而樵青化爲  
彩雲。隨風颺去。吾豈復有意人世哉。君蓋指白下姬幽  
妍也。幽妍予別有傳。傳成書一通。并焚君柩前諾。乃載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十九

張聖清

拜三酌酒。酒泣而後行。

唐李公子傳

余下第歸。抱幽憂之疾。以道書淘汰之。心猛氣深。強抑不下。乃搜讀稗官家。得李公子傳。唐書言鄴侯之子繁。不甚賢。今公子頗有奇韻。想繁之兄弟行也。但不知爲鄴侯第幾子耳。錄之左方。

李公子者。父泌。爲唐鄴侯。侯旣老。謝事辟穀。公子官襲侯封。不願侯。願詞賦科。時肅宗新復兩京。以兩京賦試進士。御泰清殿親臨之。公子立就萬言。未嘗加點。賦上。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二十

唐李公子

上方午膳。太常作樂。命輟樂讀之。愛其美也。袖入宮中。擢第一人。勒石刻兩京賦於殿前。公子方十九。眉目清映。紫衣白馬。宛如神仙。上一見大喜。謂侍臣曰。鄴侯宣勞。再造邦家。曾不肯剖粒自飽。今其子雖不願侯。授官宜與侯等。以集賢學士授之。公子謝曰。臣實不敢當此。但乞告身。一通便宜。山水間縣伯。不得追呼足矣。上嘉其志。御寫敕札。并賜宮嬪兩人。曰。一以掌書。一以煖酒。郭汾陽有女。曰清明。君者有殊色。喜讀離騷。古陶謝詩。管剛詩。去其鄭衛者。手錄一卷。日日批註。閨房中以小。

室廟祀舜二妃。配饗以魯共伯之母。黔婁之妻。春秋祭之以文。其高間如此。汾陽王難其配。以李兩京賦視之。清明君慨然嘆息曰。可矣。旣歸李。李年少。謔浪醉時。微以謔語侵清明君。不悅。見其謝過。乃咲曰。妾之天性。栖栖藝文。若欲濡首酒杯。從公。頗笑間乞煖熱。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無已。願以黃金千斤。爲公子置妾數百。以任恣討。汾陽王聞之也。遣人分馳四方。四方有奇女子。以詩名顯者。搜訪殆盡。而其中曰織織。曰白娟。曰鶯翻。曰春萇。曰紅草。曰暈兒。曰綠絲。曰碎桃。皆骨柔氣清。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三

唐李公子

熟於古文奇字。而纖纖善箏。白娟善歌。春萇善鑿古器。善笙。紅草善彈鳥。善鼓琴。暈兒善嘯。綠絲碎桃善種花。花經二人手無不活。又善騎馬。鶯翻善丹青。善舞。公子樂之。以酒。酒必以詩。詩成。諸美人起而和歌。歌無襍聲。其他修竹。清泉。細簾。嘉樹。月出之時。鳥啼絃亂。相與牽衣抱袖。紅白低迷。起視草頭蕉葉之上。大都墨漬酒痕而已。清明君無間晴雨。每候山果新熟。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或書史有奇事可讀者。以綵線識之。則遣捧進。公子。或成新篇。或偶得一二佳句。不忍獨賞。則遣捧進。公

子故美人人人得親公子也。而清明君當其酒半。嘗乘紫帷小車臨焉。公子率纖纖以下。短謳長歛。彈箏鼓瑟。次第上壽。酒已。則各以平日所賦詩獻清明君。焚香緩坐。細加品題。稍不安者。爲改點數字。每點一字。輒以一觴罰公子。曰。君老於詩者也。不爲美人更之。乃含糊作影子過耶。是必容香火情。美人皆笑曰。善。誠如夫人言。是宜罰如此者。連罰數觴。公子竟醉矣。公子嘗游於蘇州。時有新進士選名妓百人。浮於荷花蕩中。衆進士本措大骨相。驟得此。足高志揚。畢露醜態。公子更布衣坐小舟。往來覷之。有進士呼曰。是小船中秀才何爲者。汝能飲酒乎。曰能。能賦詩乎。曰能。曰若是。汝且過我。公子岸然據其上座。執酒卮。矐視雲霄。不爲禮。衆進士以爲狂生也。俟其酒乾。欲以詩困之。及分韻。公子謝不能。曰。項回以謾語。誑君一杯酒耳。實不曉詩。爲何物。衆進士顧諸妓。大咲曰。吾故料狂奴未必諳此。吾輩且自作詩。詩許久。沉吟不成一語。語出。又村鄙可咲者。乃手舞足蹈。互相傳示。嘆賞不已。已而悉出金玉寶器。以陳富貴。耳語諸妓曰。是秀才曾見此否。傍有一黃衣妓者。秀質

楚楚愁態萬端。公子叩之曰。吾觀汝一似有憂者。汝有心事可訴我。我爲汝料理。不難。一進士掀髯大言曰。汝欲了此君心事。但恐酸秀才正自不堪。是嘗負我千金。分毫無所償。今見我。不覺斂容耳。公子笑曰。此細事何足憂。於是衆進士又大咲。轉以爲狂生也。頃之。公子之樓船適至。鼓吹大作。公子呼進士與各妓過船。羅列食器。酒壘皆以五色寶玉。明珠翡翠。雕鏤裝綴之。奇麗特甚。公子見之。斥曰。何乃陳此俗物。亟撤去。悉付黃衣娘子。今日一段心事。爲汝結證了也。已命更席。則陶觴瓦甕。無非三代物。最近者亦秦漢銅器。隔簾女伴。隱隱作樂。曲譜俱內調。及公子新詩。人間無聞者。進士目視不敢問。使各妓拜而請詩。欲因詩尾得公子姓名。已知其爲公子也。皆紛紛向前奪詩。公子令曰。汝輩且置酒于此。若酒冷而詩不成者。罰我詩成。而酒熱者。罰汝。往往酒未及温。已搔筆滿紙矣。紙盡無可奈何。乃裂帛。絹。絹。盡。則裂帷幕屏褥之類。又盡。則各剪裙葉。或絕長袖。以進。所得片言隻字。如獲奇寶。貼身藏之。衆進士誘之以酒。醅酌多半。竊去。妓有啼者。公子以爲可憐也。公子起

立作樂女伴。乘間說之曰。汝輩盡肯落籍從公子游乎。有別院在湖山之上。門前朱樓一帶。覆以垂楊。松篁中粉廊紅榭。高臺短橋。宜雪宜月。四面遶以梅花。五六十里。深秋之際。則林楓萬株。擁若霞氣。楓樹間有高樓。翌以堂廡。其正中以奉藏經。其兩旁以貯古今異書。左有酒庫。凡天下名酒無不藏。右有泉庫。凡天下名泉無不具。若此者。可以休汝矣。諸妓唯唯。乃盡從公子歸。公子暇。非細談釋部。則酬論兵符。燭盡酒空。醉而後已。賓客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二五

唐李公子

既散時。與綠絲碎桃。高裝駿馬。踏入深山中。過平原。易地着鞭。奪路拋閃如飛。樹叢邊聽山鳥聲。則命紅草彈鳥。偶不中。皆拍手笑。浮以半觴。轉入幽險處。美人車不得度。攀蘿挽石。欲上欲下。笑啼雜出。忽到荒岡崇嶺之上。天風四來。暈兒清嘯一聲。木葉亂舞。裙裾飄脫。步立不定。公子懼其傷也。乃徐返焉。天下聞公子名。饑寒之士輻輳來集。候其將歸。皆匍伏道左。叩頭大呼曰。非公子無以活我。公子轉盼間。賞勞都徧。日費千金。無凡微顏色。一日就中忽有執公子衣者。曰。願辟人。臣有所言。

公子不憶於陵時乎。汝所謂於陵陳仲子者也。上帝憐  
女貞苦。故今日置汝李家。涉獵世味。清明君卽向時辟  
纒夫人耳。夫日之光有短長。月之魄有死生。人之福有  
往還。公子宜早決。且汝父鄴侯。及婦翁汾陽王。皆爲清  
微天帝君。待女夫婦來久矣。言訖不見。公子大悟。以家  
產萬億計悉散之。與清明君入洞庭石公山修道。不知  
所終。後陸贄之華亭。常見公子往來三泖中。

楊幽妍別傳

幽妍小字勝兒。生母劉行一。在南院。負艷聲。早歲落籍。去嗣陳氏。陳之姨董四娘。挈往金閨。習吳語。遂善吳歛。董笑曰。是兒甫八歲。如小燕新鶯。不知誰家郎。有福死。此雛手。陳歿。撫於楊媪。媪奇嚴。課書課綉。課彈碁。妙有夙解。不督而能。女兄弟多方狡獪。嘲弄詒侮。終不能勾。其一粲也。庚申。楊媪避難吳越。載幽妍與俱。年已破瓜矣。薄倖難嫁。有心未逢。俯首叩膺。形於咏嘆。一日遇張聖清於秀林山。之屯雲館。群碎滿前。席糾無主。獨幽妍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十六

楊幽妍

管朱絃淋漓酒氣幽妍自謂十五歲以前未嘗經此韵人韵事卽聖清亦曰世豈有閨中秀林下風具足如勝兒者乎昵熟漸久絕不角勁語蝶詞兩人交相憐亦復交相重曰吾曩過秀州草庵外聞老尼經聲躍然抱出世之想自慚絆縛不能掣奮飛今昵君串珠纏臂持戒精嚴同心如蘭願言倚玉十年不死請事空王宿羽流螢實聞斯語聖清飲涕而謝之七月應試白下幽妍送別青溪注眇捷音屈指歸信茲爾杳然及重九言旋而幽妍先驅渡江去矣自此低迷憔悴瘵疾轉深腰減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二十七

楊幽妍

帶圍骨見衣表王修微謂余曰吾生平不解相思病何許狀亦不識張郎何許人今見楊家兒大可憐始知張郎能使人病病者又能願爲張郎死郎不願立枯爲人腊矣聖清聞之遣急足往視幽妍開緘捧藥涕泗汎瀾嫗克怒閉絕魚雁消息不通幽妍典簪珥賂侍兒屬桃葉渡閩老作字以達意焉肩鑄斗室不見一人卽王孫貴游剝啄者指刀繩自矢而已媪卞怒竝甚擿詈無人理取死數四救而復甦不得已復載之東來聖清偵狀義不負心有俠客徐內史就中爲調人彈壓悍嫗無得

故懸高價。殺此鐵石兒。媪唯唯。聖清乃納聘。迎爲少婦。稽首廉察公。逶逶如女士。且覲宜男。勿詰責也。比入室。病甚。猶強起。薰香澣衣。劈箋滌硯。聖清手書唐人百絕句。授之。讀皆上口。又雅能領略大義。每環回離腸。斷魂之句。掩抑不自勝。真解語花也。病中解脫。了無怖容。佛號喃喃。手口頗相續。忽索鏡自照。不覺拍几慟哭。曰。勝兒薄命。遂止於斯。又好言謂聖清曰。君自愛。切勿過爲情痴。旁招訶笑。妾如有知。當轉男子身以報君耳。又曰。妾命在呼吸。偃大人新宅不祥。盍移就郡醫療之。歲偈。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天

楊幽妍

除夕。聖清歸侍。椒觴別去。幽妍恹恹。喘益促。侍兒問有何語。傳寄郎君。但瞪目捶胸。不復成聲矣。蓋壬戌臘月二十七日也。聖清奔入城。且號且含。延僧修懺。撤董血者兼旬。雕刻紫檀主置座隅。或懷之出入。衣袖衾裯間。食寢必祝。祝必啼。啼曰。吾欲採不灰藥。乞返魂香。起幽妍於地下。而不可得。又欲金鑄之。絲綉之。倩画師寫照。百回而未必肖也。何如徵傳眉道人爲逝者重開生面乎。余曰。傳且就。恐挑哀端。俟君病良已。乃敢出。而詎料君之終不及見也。幽妍墓在龍華里。聖清選地結茆。

龕。祀文佛如來。償其始願。修竹老梅。環決左右。清芬涼  
影。颯如有人。画眉郎散花女。其將比肩。捉臂踏歌。而嬉  
於此乎。古有廬江吏華山畿。歐陽詹秦少游之義娼。糾  
結夙緣。一慟而卒。初疑出於誕妄。今乃信爲果然。如幽  
妍聖清者。少判在鳳窠。群鴛鴦牒中。豈死於情哉。死於  
數也。余不忍以介靜辭。爲作別傳。付子墨墨娥。相與流  
通之。死乎不死矣。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无

楊幽妍

潔潭翁傳

潔潭翁，鄭姓，名景濂，古歙人。里有龍潭，其深不測。其清可鑿鬚眉。公常游而樂之。自號潔潭翁。鄭之初居長齡村。自宋文顯公始。文顯公登王十朋榜進士，官迪功郎。爲諸王宮講。今王龜齡贈言以及符璽誥勅，一一寶藏於家。傳及勝國，公卿纓綬，纍纍不絕。至洪武，首科。鄭道同登第，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復與其叔徵君參政。鄭居貞同歿，建文之難，詳雙忠祠記中。爾時潔潭翁之嫡祖痛念同堂兄弟忠而受戮，遺戒後人舍讀而耕者幾百年。至潔潭翁始以詩書課督其子。若孫焉。公少習春秋，以父嬰錮疾，輒弃去。游廣陵，年弱冠，橐裝廉薄，不任賈。而翁獨謂鹽策可以起家。饒智略，幹局坐籌，貴賤羸縮之徵，如指掌上。諸曹耦輻輳歸之，悉聽部署。而沮賈心害其能，釀爲訟端。百方貽藉翁，久之訟稍挺。貲漸拓，翁乃捐百餘緡，封埴先壠，松楸厚撫。婦翁程氏，婦毋翁氏之胤。又擇宗人近屬授之生計，俾有成立。妹未嫁，翁曰：于我乎婚。津遣奩具甚設。兩弟未娶，翁曰：于我乎娶。食之教之，自髻髻以逮駘背，卧起必與偕。資斧出入必

與共迄今五世子。姓食指以千數。同堂共爨。幾埒張公。藝陸子靜之義門。本翁孝友敦睦有教也。公雅慕儒而爲買奪。每聞誦讀聲。輒屬耳聽之。曰。籛金與腹笥孰多。卓鄭與鄒魯文學孰重。於是訪延孝秀。除館授餐。子孫斌斌庠序間。皆藍田丹穴。而一孫元勳。登甲子榜。一孫元禧。登丁卯榜。恨翁已前逝。然天理之報善人。不啻左券矣。初翁逼歲南歸。車徒邁疾。公不忍去也。聽同旅先行。爲暴客所掠。呻吟草野間。翁次日見之。大具酒食助之歸。又曾以千金脫一貲郎於獄。不責償。後以他事過。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三

其門貲郎夫婦望見羅拜。迎翁入。留彌月始發。舟至中途。夜半蛟出。雷雨怒飛。昏黑莫可辨。一葉飄蕩。逗入嶮。隩中電光翁張照見。山有廟。廟有石案。甫登案而水勢大壯。自趾及踝矣。水退。爭來認浮尸。貲郎奔訪。獲見翁。且喜且泣。曰。某幾死。長者幾死。長者各執手出涕。見者駭嘆聚觀。曰。豈公家世有冥德耶。翁之父良鐸。歲暮拾遺金數乘。于下方渡口。宿逆旅。旬日必待亡金者還之。抵家元旦矣。弟曰。遇雪擁。不復前耳。翁曾載典衣一舸。過玉溪河。颶風覆舟。百人凍齒相噓。僵且死。公急出其

衣衣之。皆復活。其他息焚解結。折毀不責償者。無算。夫天下但有積善之人。而無積善之家。翁家父子祖孫踴躍好義。天道佑善。其脫於暴客。免於陽侯。豈曰倖哉。晚年不問生產。釀名酒。遊名山。卽聚靈燃燈。吞花鬪草。以及紙鳶竹馬之戲。悉與嬰雛共之。日偕汪孺人誦竺乾先生書。精信因果。不市德。不市名。子孫滿前。婚媾皆江東名族。春秋八十有二歿。而君子惜之。小人思之。真可謂樂善不倦。寬樂令終者矣。陳子曰。吾往緝建文會編三十餘卷。每嘆忠義之後。子孫湮滅。無可攷。心竊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三

痛之。嘗求方正學先生之血胤于雲間。上之督學淇園楊公。檄張郡侯毛司理爲建求忠祠。衣冠其子孫。使奉俎豆。今讀潔潭翁狀。又知歛長齡鄭氏。爲建文死難。鄭居貞苗裔。凡數傳。而元禧元勳相繼登賢書。好俠嗜義。能文章。俱磊落偉丈夫。此非獨潔潭翁善人之報。抑亦天不終絕居貞之忠胄。而錫之賢子若孫。以亢鄭氏之宗祊于永永也。續遜國紀者。尚其有徵于斯文。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

莘亭陳繼儒眉公著

論

井田兵法之祖

井田者。古今老師宿儒習稱之。而少年迂而諱言之。諱者。固未知姬公所以致太平之遺意。其傳會之而習稱之者。亦非深知井田者也。井田兵法之祖也。蓋其事與田獵相表裏。從論井田而不兼論田獵。則井田之精神不備。而公經緯姬氏八百年之苦心亦不明。夫姬之畝。白石樵真稿

卷十

論

井田兵法之祖

繫繫乎垂東遷而後絕者。則井田之兵農合也。其兵農合者。則田獵之法聯絡乎其中。以黜夫富強之名。而陰收夫富強之實也。聖人之治天下。其慮長。其謀遠。其法度似踈闊而實精嚴。其事出乎此而意實寓乎彼。蓋不特近可以籠匹夫匹婦一時之耳目。卽後之老於周官者。日以井田爲聚訟。而終不能名公指所由寓。卽儒者猥云寓兵云爾。然亦終不能舍子輿氏之故聞。而暢公所以寓兵之旨。王者鎮國家。撫百姓。欲以長子孫。而杜姦宄。則不得不用兵。兵不祥之器。而授之血氣好勝之

民則勁悍難使勢必至於毒民而後已聖人以爲以兵  
毒天下不若以兵教天下以兵教天下又不若以兵藏  
天下故井田表裏田獵乃聖人之善藏其兵法於不窮  
所謂合之則雙美而離之則兩傷者也夫有兵則有營  
有陣有食其屯聚有地其校閱有時其春秋夏冬晝戰  
夜戰有法其興師振旅有禮凡此者皆兵之大紀也公  
使民由之而不欲使民知之故後世莫得而詳然其井  
田之神巧變化則散見於車攻七月諸篇而微隱於周  
官田獵之制夫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自箕子之九疇始  
白石樵真稿

卷十

論

一

井田兵法之祖

也八家皆私百畝自伏羲之八卦始也公田居中爲大  
將握奇居中央私田居外爲正兵以居四正爲奇兵以  
居四隅對敵則正兵迭出犄角則奇兵互張止則大營  
包小營行則大陣包小陣斷之而爲三則吳璘之三疊  
出之而爲六則李衛公之六花全演之而爲八則武侯  
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而法止矣雖然此猶兵家之營  
陣圖耳有如授之以圖而不教之以法與無兵同其民  
日引月長於爭鬪殺戮之事而不潛耗其雄心移易其  
耳目與教盜賊同聖人於是因祭以用獸因獸以待敵

悉匿其坐作進退之名而更創其說曰田獵吁公之心亦良苦矣使公之井田止於截溝塗而剖封植則其制誠迂惟其以田獵輔之而行則所爲導民於富且強者甚巧而不露而千古兵家不傳之秘法悉藏焉公何迂濶之有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獵以明四時不失職也質明什旗後至者誅以嚴信誓也假蘭艾之草以爲席置通帛之旃以爲門以懼傷馬也車之入門礙以車軸以試其能御也車軌塵馬候蹄以試其能馳也旌旗金鼓以畫戰也選車徒讀書契辨名號以夜戰也過禽不逐以示不逐奔也面傷踐毛不獻以示不殺迎降也不成不獻以示不戮勿釋也出則少者在前以示趨敵也入則少者在後以示殿師也有聞無聲以示師克而和也酌禮獻賓以示告廟飲至也夫公之神巧變化善藏其兵法於不測如此當是時車輿行三司馬缺而不補雖蠻夷猾夏盜賊姦宄則竟付之士師若曰兵者此不過刑法之屬不以教我民也而周之民亦且泄泄焉第相謂曰公以稼穡飽我又放而角之原野酪禽之血搏獸之革以饗我甚斯感嘆而歌咏之曰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又曰言私其縱獻豨於公。至於公田則思君獻豨則思君。而百姓之願爲公死可知也。常人之情或反唇於室而不容不披髮於鬪隣。或搆仇於酒杯而不能不卒然匍匐於拯水火之際。何者其所居之習然耳。令一井之內婚娶喪葬老死不出於其鄉。歲時則相藉。子孫則更抱人諳其名姓里居。而世共其生死緩急。以此思戰戰寧有不勝者乎。况溝洫川澮相錯如織。則不必設地網以制戎馬。比屋皆土著。則不必立保甲以稽姦僞。民二十而受田六十而歸田。則不必汰老弱以覈軍籍。田中有廬。疆場有宮。則不必裂地以處師徒。我耘我耔。我黍我稷。我倉我庾。則不必飛千里之芻。輓萬鍾之粟。以給廩餼轉饋餉夫。今日之國家其漸趨於貧弱者爲其以東南之民驅而養西北之兵也。卒之首與尾兩窮而富與強俱困。公惟借民以足食。旋借民之食以足兵。無召募揀選而技良無營堡斥埃而備設。無更番屯戍而居處寧無牽制觀望而肝膽壹規彊理爲營陣揭鋤。挺爲干戈。轉用其所以斃獸者以爲斃敵之法。上不言下不覺。百姓日馴夫狼戾不肖之心。而國家坐享夫數

百年全勁之利。老氏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易曰：寓大下至險於至順。嗚呼！公之意，豈亦本諸此歟？蓋嘗譬之井田奕局也。田獵之闔闢縱橫，屈伸進退，其變迄于不可勝記，皆所以按其局而布之爲勢也。後世若柳宗元之封建，林勳之本政，其井田純用局者也。狩於郎，兵於崇丘，講武於平樂，觀陣兵於驪山之下，其田獵純用勢者也。時異勢殊，必舉三代之法以困人，主是又執死勢而覆故局者也。改阡陌，恣游畋，是局殘勢敗者也。新莽以井田飾亂，漢諸帝長楊上林以田獵飾治，局非局勢非勢，其不知奕均也。嗚呼！寧獨漢唐以後諸君子哉？子輿氏之論井田罷矣，公猶得以農事之說籠而掩之。况其下者乎？微獨子輿氏，卽當時但稱師尚父爲善將，而不稱姬公爲善兵，嗚呼！聖人之深於藏兵，一至此哉！夫善易者不言易，善兵者不言兵，而後知兵之所以莫測也。故曰：井田者，古今兵法之祖也。

佛論 大養濟院

佛氏一教。歐陽永叔有正本論。胡康侯有崇正辨。此佛氏之攻輸也。李純甫有鳴道集。張天覺有護法論。此佛氏之守墨也。馬鈞陽欲駭之以充戶口。此以佛氏富國者也。丘瓊山欲籍之以實軍伍。此以佛氏強兵者也。王文康著大同論。此又爲佛氏調停者也。余獨曰。佛氏者。朝廷之大養濟院也。我明設養濟院。以養無告也。然州縣不過一二百。疲癯殘疾。止矣。其外少壯而貧。終身不能溫飽。婚娶者不知幾千萬人。幸佛教一門。收拾此輩。

白石樵真稿

卷十

論

六

大養濟院

耳。夫今之僧。非真忍於離父母。去妻子。叛名教。而思以易天下也。大都貧賤無聊。計無復之。真所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窮漢而欲人人婚配。能乎。賴彼教設爲出家。以清淨之。人人授廩。能乎。賴彼教設爲寺院。以散處之。人人鮮衣肉食。能乎。賴彼教設爲披緇托鉢。以淡泊之。人人誦詩讀書。能乎。賴彼教設爲諷經說法。以曉暢之。人人裹糧以游。能乎。賴彼教設爲十方接衆。以津致之。又恐群處易鬻。則清規以肅之。狂心易熾。則苦行以練之。血氣易爭。則慈悲忍辱。以下之。僧俗易溷。則髡髮。

刈鬚以別之。既代王者養此窮漢。又代王者教此窮漢。若使此等窮漢而無佛門收拾。天下還要增却許多乞丐。許多盜賊。國家還要增却許多賑濟。許多隄防。蓋佛教得力處。正朝廷省力處也。天地所重。重在活人。活人之門。無過佛教。此若有天意主持其間。不惟學士大夫關他不去。卽自古帝王亦剷除此教不得。徃徃生出神僧。敬聖。激揚宗旨。簸弄神通。化愚成信。轉慳爲捨。無非善巧方便。主於活此窮漢而已。况此窮漢中。其最上者。原能打徹心性。直與聖賢齊肩。其次雲行鳥飛。火耕刀種。信因果。護戒律。又其次則白頭黃項。衣食老死于其中。蠢且弱者。無殍餓溝壑之憂。強且黠者。無嘯聚潢池之禍。人相忘於僧。魚相忘於水。藏僧於僧。乃所爲藏天下于天下也。嗚呼。三代以上。聖人多。百姓少。卽王者懸法不用。而又何藉於佛法。三代以後。井田學校廢。而民輕去其鄉。宗法廢。而族無以相統。黨正族師之職廢。而比伍閭族無所聯。吉凶緩急無所賴。則不得不投佛教以求生路。而其徒遂至于日盛。一日非其徒之日盛。一日以百姓日多。一日也。聖人少。百姓多。雖天地且不能。

人爲之區處。而家爲之經畫。故以衣冠文物之子弟。使  
儒家任之。以鰥寡孤獨之子弟。使佛家任之。道家又以  
長生延年之說。歆動乎其間。以收佛氏之剩餘。而窮漢  
依託以就活者不少。佛家分儒家之勞。道家又分佛家  
之勞。蓋天地之苦心。而聖人之神道設教。無以加矣。是  
故窮土木。飾金玉。以佞佛。非也。毀坊寺。誅沙彌。以滅佛。  
亦非也。以儒闢禪。非也。以禪論儒。亦非也。但曰佛門者。  
朝廷之養濟院也。而一味歸於天地生人之心爲主。則  
不惟不敢爲我敵。而反爲我用。豈非渙小群而爲大群  
者哉。至其大差別處。則東華西竺之教。判然各爲一家。  
如文字不相知。西方文字橫行。從左至右。東方文字直  
行。從上至下。是也。如聲音不相通。西方以宮商角徵羽。  
平分五音。東方以平上去入。直通四聲。是也。如語言不  
相入。西方從合。一音中有一合二合至六合者。東方從  
離。一聲唯有一字。是也。如刑法不相抵。西方以呪誓爲  
刑。東方以笞殺爲刑。是也。如天文不相習。西方日道從  
緯。以南北爲度。東方日道從經。以東西爲度。是也。由此  
觀之。佛自佛。儒自儒。彼而爲我。亦不能。我而爲彼。亦不

易其所同者。不過借西方眼前之粗跡。以博區區之窟活計耳。而說者謂佛教入中國。其勢必至于率天下之人。盡化而爲夷狄禽獸。則亦視之太深。而憂之太過也。夫無父無君。誠無容於盛世。然世衰民窮。不得已而俗遂求活於佛氏。是亦君父之所憐而許之者也。

真四皓

管留侯招四皓。從帝酒間調護太子。帝與戚夫人爲楚舞。嘯噓流涕。醉歌鴻鵠。數闋而罷。俗儒謂此四皓者良教之。僞託以劫帝者也。予謂四人者非神仙。亦人間人也是真四皓也。當秦坑焚時。魯兩生嘗負禮器。輕千里逃之海。尉繚亦曰。秦王蜂鷲鷹鷹。豺聲狼心。得志則輕食人。不可與交游。乃亡去。垂五百年。至晉而猶有桃源避秦諸人。乃知秦之迫天下之士。而老於深山斷崖者。非獨四皓也。四皓卽魯兩生尉繚之徒耳。良少年志在

白石樵真稿

卷十

論

十

真四皓

報讐。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散黃金收海內客。客有奇伏在草莽。如四皓者。良必歡然投結。結爲死友。友天下士。而不知商山老人。何以稱子房哉。博浪一椎。祖龍禡魄。掉舌入沛。卒爲帝師。四皓胸中亦有子房久矣。水濕火燥。鐵子磁母。大丈夫意氣相感。千里神交。片言調合。四皓不爲漢屈。獨不爲子房屈乎。圮上黃石。一遇。下傳書三卷。赤松居崑崙。上下風雨。乃欲從之。辟穀。爲采真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竟得力士授以椎法。此三人者神仙也。而子房從容委蛇。如交人間人。了不爲異。

況四皓采芝行歌近在商山之間者哉。俗儒齷齪仰視四皓以爲鴻飛鳳嘯不可網羅。卽龍準沛公馴習蕭曹韓彭之骨如降犬羊而飼鷹兔獨難狎一鬚眉皓白無所事事之老叟。今子房一布衣耳。招置四皓譬若操舟隨左而左隨右而右。此無他。蓋良之報讐天下豪傑無不諒其忠義感憤之心而憐其間關匍匐之苦。黃石赤松滄海神人且相與呵護而擁衛之。則四皓可知矣。西逐秦鹿南烹楚猴。良皆爲韓而不爲漢。皆用帝而不爲帝用。至于一旦志行讐雪功遂身退。良之意終未安也。

既借漢以報韓讐則必欲借四皓以報漢德。四皓不出則儲不定。儲不定則漢之天下存亡不可知。不可知則良之辭漢不決。四皓而念及子房始終之心事。及子房之固以請也。亦何忍入山深入林密哉。伍員之報楚也。盧中丈人浣紗女子。至覆舟沉瀨。以示無恐。要離專諸。燔妻斷臂。死而不顧。子胥讐在父。數君子慷慨俠烈。不難殺身以左右之。子房讐在君。讐獲伸而德未報。四老人安得徘徊上車。不爲子房一出也。陳留風俗傳言。圜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卽位。以

園公爲司徒。宋時商山農。鑿地得漢石數種。有隸書。園公。角里先生。姓字。園公者。蓋東園公云。則四皓之非僞。托斷斷可知矣。大抵高帝以亭長起家。漢事多得諸父老力。若董公及戾太子。壺關三老是也。三老遮說時。子房去漢久矣。此又誰爲之。吾故曰四皓者是真四皓也。

圖書

管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龜書。而伯禹之遇河伯也。曰臣河精也。授君河圖。於是後世言星者。昉於圖。言土者。昉於書。而紀曆井地之法。與矣。河洛之未有定說也。左於漢者。班固楊雄鄭玄孔定國劉向之父子也。左於宋者。堯夫端明元定晦菴明道之兄弟也。數先生互相異同。不爭于象之方圓。則爭於數之多寡。不搜考於讖書古文。則徵據於通儒隱者。夫圖書亦何異同之有哉。圖書而有異同。是理之有異同也。象之爲中。爲左右。爲戴爲履。爲肩爲足也。非天地之象。理之象也。數之自一而九。與自一而十也。非天地之數。理之數也。理得而圖書爲過客。象數爲逆旅耳。不聞殊方之卜。平或責應於草木。或取數於瓦石。或以雜占。或以兔卦。卒之吉凶之兆。不異著龜。蓋著者尋數之主。數得而著廢焉。龜者啓兆之質。兆著而龜忘焉。圖書者聖賢之借理出而圖書休焉。是故表裏可以符筭。方圓可以券合。時代流行。可以經緯相襲。先天后天。可以子母相生。縱之橫之。而無害其爲同。奇之耦之。而莫病其

爲異不必泥其九爲圖十爲書也。不必追其河圖之篇有九。而洛書之篇有六也。不必推其卽太乙下行九宮法也。不必據其乾吐天苞。坤吐地符也。不必究其出乎青城隱君也。不必遡其受之希夷种放穆修以上之諸人也。不必實其與太極圖合也。太極之理。碎而爲陰陽。陰陽之理。碎而爲四象八卦。衍之爲大衍。範之爲洪範。以至頰仰聚散。河洛未嘗不寓焉。三光五岳。披我以圖。八索九丘。聚我以書。魚躍鳶飛。呈我以靈龜龍馬。夢寐尚交接我以大禹。宓義卷之。而促交象于一瞬之間。放之而轉乾坤于六合之內。大之而聖賢就于鑪冶。細之而瓦礫歸于文章。此非三代以還不傳之圖書哉。故曰。刪后無詩。畫前有易。儒者不知。而嘵嘵焉終日爭之。彼執書以合圖。執河以配洛。家是其見。代是其書。譬之水月然。一人以爲月繫于天。一人以爲月繫于水。兩人東西行。月亦隨之。此兩人者。又以爲各私。是月而不知月之無分於東西也。是諸儒之論圖書者也。

十三經註疏

經之不明也。其故有三。經生之與諸子角。一不敵也。轉而與二氏角。二不敵也。宋儒漢儒之自相爲角。三不敵也。何者。經生之喙一。而諸子之喙百。吾以莊語而彼以譚笑。衆寡勞逸之不相半也。一不敵也。人情好生。而黃冠以不死劫之。人情畏死。而緇衣以無生劫之。卽儒者能跳於死生。而又不能終跳於嗜欲。乃二氏又以清虛寡營勝之。二不敵也。漢儒網羅百家。收拾遺文。以爲宋儒地。而宋之諸君。往往操戈而裹甲焉。功不明。論不定。

白石樵真稿

卷十

論

五

十三經註疏

三不敵也。嗚呼。儒者操三不敵以抗於世。日戰日非。日傳日負。而經幾于亡矣。夫經之初有六。迄于今而附以公穀三禮。又附以語孟孝經爾雅。蓋十有三焉。經多矣。何以亡也。不亡於雄之擬易。通之擬論語也。不亡於叔孫通之禮樂。曹氏父子之詩也。不亡於蔡謨之不熟爾雅。王莽之僭周書。安石之腐春秋也。然則經何以亡。蓋始於尊聖人之經。而終於自尊。不知經者聖人之跡。跡存而人與骨。蓋已朽矣。其不可得而朽者。理也。是故得瑟而忘絃。得月而忘指。則性情不在。聲典謨不在。壁筆

削不在麟。爰象不在龍。馬苟其一饋。十起于蟲。書蠹簡之中。一辨十難於牛毛。繭絲之際。則無風而波。舍兵而爭家。樹幟。人樹舌。卽金溪新安之間。日紛紛矣。夫必關洛洙泗之爲是。而諸子之爲非。則拘執太堅。立門戶。聚生徒。則張皇太過。執初則人疑。張皇則人懼。此經之所以日亡而終不能與諸氏角也。竊嘗私論之。諸子之汪洋自恣。近于狂。二氏之恬淡無爲。近於狷。世無仲尼。故至此耳。仲尼而在。可以鑄鑛而爲金。採腋而爲裘。集諸瑣屑而爲竹頭木屑之用。而况漢儒爲哉。大抵諸氏二子。譬之黥布信越。來則爲帝用。而去則爲帝敵。故其法主降。漢儒則陳勝胡廣矣。斬木揭竿。以備濂洛之數君子。數君子不以爲經之功臣。而至詆爲經之叛臣。漢儒之所以死不服也。

古今大帳簿 史論

天地間有一大帳簿。古史舊帳簿也。今史新帳簿也。人家儘有聰明俊慧子弟。父師失教。專以時文課之。竟不知通鑑綱目二十一史為何物。所以往往有攢眉警書之苦。若教之讀史。以聰明俊慧之資。遇史中可喜可愕之事。則心力自然發越。貫串治亂得失。人才邪正是非之源流。與財賦兵刑禮樂制度沿革之本末。則眼力自然高明。以古人印證今人。以古方叅治今病。則胆力自然穩實。曉暢大局。面大机括。大議論。大文章。則筆力自然宏達。今子弟史學一切廢閣。其有質者。反教之讀子書佛書。即粗粗問他作子書佛書者之姓名出處。已茫然不曉。况能得子佛之精髓乎。余嘗語子弟。無論綱目二十一史。即一部通鑑。乃萬卷書之關津。若未曾過得此關。則他書必無別路可入。或讀之而不能解。解之而不能竟。竟之而不能徹。首徹尾者。皆史不熟也。此舊帳簿不可無也。內外有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事。宜遵祖宗法。勅令修撰編修簡討。番直史館。編紀時政各管一類。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帙尾書某

白石樵真稿 卷十

論

十一

古今大帳簿

官某人記藏之櫃。以待纂述。庶因紀錄之間。亦得練  
習政事。他日任用。不致杜撰。鹵莽。是於循職之中。實寓  
養才之意。若謂館局儲養異才。不必煩以語言文字。則  
未免以光陰志氣。空擲於交際詩酒之間。卽有意講求  
故典者。恐同儕猜異。只得隨行逐隊。而不敢周咨天下  
之務。及至鬪局修史。亦不過掇拾完書。無暇聚頭磕膝。  
仔細討論。宰相須用讀書人。竟成虛語。此新帳簿不可  
無也。又有講學老先生。專意六經。而以讀史爲玩物喪  
志。亦恐非得中之論。昔伊川先生几案間無他帙。惟印  
行唐鑑一部。朱晦菴先生云。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  
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胆墮地。向來  
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前  
輩何嘗不留心史學。今子弟不讀史。史官不編史。舊帳  
簿。新帳簿。皆置之高閣。豈不可嘆。夫未出仕。是算帳簿  
的人。旣出仕。是管帳簿的人。史官是寫帳簿的人。寫得  
明白。算得明白。管得明白。而天下國家之事。瞭若指掌  
矣。故曰。史者天地間一大帳簿也。

